

英國 原著
Charles S. Carolea
中國 鄭張陽邦和銘合譯

托爾斯泰傳

上海 泰東圖書局印行

敬贈

一涵先生

中華民國九年十月一日出版



著 者

英 國

Charles Sarsola

譯 述 者

鄒 振

陽 邦

和 銘

發 行 者

趙

南

公

發 行 所

泰 東

圖 書

局

上海四馬路

印 刷 者

泰 東

圖 書

局

托爾斯泰傳

英國 Charles Sarmolea 著

張邦銘

同譯

江甯

鄭陽和

原序

爲托爾斯泰作傳，非易事也。其人既爲俄國最著之文豪，歷時五十餘年；且其名與現世各重大問題在在有至密之關係；則欲爲之傳者，安得不遲疑審慎，惴惴焉恐不能勝任。余自問執筆時亦無甚足以勝任者，惟余對於此題，抱親密之情感，爲深切之研究者，多年矣。余之習俄語也，主要目的即在讀托爾斯泰之著作。余又嘗旅行俄國，特至堯斯老耀波力安那 Yasnaya Polyana 一行，求於先生之言論風采，有所親炙。其後復承先生屢次垂青，推許備至，俾余永矢，不敢或忘。某年，麥各維齊博士 Dr. Makovitzy 致書於余，謂受托爾斯泰之委託，特請余著一俄國革命論。博士爲托爾斯泰家聘之醫師，托爾斯泰最後離家出走時，博士實偕之同行。余所著論，博士僅見其克羅葉施亞語 Croatian 之譯本。其讀之於先生之前也，先生尙以未見其原文爲憾；且謂對於俄國之時局，彼之思想情感，甚與余同。云云。越二載，大名鼎鼎之搜古恩各君 Mr. Serguenko 又囑余著文，謂將登入托爾斯泰八十壽辰出版之萬國紀念冊；並告余此意實出自托爾斯泰，余之名乃先生特自提出云。不才如余，而先生謬加推許，受之能無慚懼。余之詳記於此，其意無他，特欲表明是書之作，乃所以副先

生之厚望而報其知遇而已。

本書主旨，悉見於余所載於萬國紀念冊之著論中：原作是俄文，余曾以英文改著之，登於「今世雜誌」Contemporary Review 及和蘭雜誌 Watenschappelyke Bladen。

余著此傳，馬德 Mr. Aymer Maude 之大著與畢露柯夫 Mr. Birukof 所精心纂輯之文，益余極多。而費特 Fet 之「行述」，「Memoirs」 柏斯 Behrs 與秀崙 Anna Seuron 之「回想」，「Recollections」 以及彌雷 Professor Miller 格羅美各 Gromeko 斯托勞霍夫 Strahof 搜古恩各，美勒柯夫斯基 Merejkovsky 等人之俄語「研究」「Russian "Studies"」 余亦有所參考。諸書爲凡研究托爾斯泰者所必讀。此外如卜律克雷 Professor Bruckner 與薩卑爾 Zabel 之德語「論文」「German "Essays"」 如德賀居葉 De Vogue 之名著，如亨聶羣 Hennequin 都勃易 Dupuy 勞蘭 Rolland 等人之「論文」「Essays」 亦皆研究托爾斯泰者所不可不知也。

然余著書時所引用之文件，實以先生自己之言論著作爲主。先生之日記，函牘，與夫自懺等文，余所得甚多，遂多方運用之。夫舍先生自發之言不引，而別作紀述，誠無當也。先生之論著經馬德夫婦譯爲英文者，果不發見矛盾，余皆盡力採擇，以實吾書。

本傳之性質，爲文學的。惟在托爾斯泰之爲人，政治，宗教，常與其文學有密切之關係；故二者在書中，亦頗占篇幅。若爲他文學者作傳，則如此即不免失當矣。

弁言

托爾斯泰之名，與世界改造問題，有多大之關係。故今日文化發達之國，莫不以其傳紀學說，分別逐譯，以資研究。獨在吾國則多未遑注意，甯非文化上之一大缺憾。某等感想及此，遂先取是書譯之，並鑒於「學術爲公」之義，願以此項版權，化私爲公，任人翻印。倘承讀者正其謬謬，尤所歡迎。

譯者識 中華民國八年一月

新的小說第一卷第五六兩期是托爾斯泰
號內容都刊登托氏的小說劇本和寓言

泰東圖書局發行雜誌

新人
新的小說
紅葉集
民鐸
評論之評論
家庭研究
國民
科學的新人
小說新潮

泰東圖書局發行的叢書

新人叢書
新潮叢書
新知叢書
學術研究會叢書

托爾斯泰傳

引言 俄國文學上托爾斯泰之位置

二十世紀者，俄羅斯人之時代也。不出此世紀，全球陸地四分之一，當爲三億同族之人民所領有。自德意志之邊疆，而至中國之北界，由白海冰凍之海濱，以達將及熱帶之喜馬拉雅，生息其間者，將爲一文明人類之單純集合體。可畏哉，此有史以來所未嘗有也。今者彼龐大帝國之兩極端，由波羅的海而至太平洋，已一線直達，交通無阻，其鐵道之大，並世莫與京矣。

世界民族過去歷史之可悲，莫俄羅斯人若。而將來事業之彪炳，度亦未有能如俄羅斯人者。其與韃靼人相持，作耶教諸國之保障，數百年矣。乃纔脫亞洲游牧人之侵凌，又受國內暴政之殘虐；且饑荒屢見，氣候酷寒，其所受天然之訓練，又至嚴。以故弱者漸汰，強者日強，歷時千年，而承先民之遺業者，竟無劣種。

俄國進步之穩健，爲歷史上最堪注目之現象之一。我人今日醉心古昔，故學童所誦之史詩，乃咏羅馬帝國勢力之伸漲；設我人冥想將來，意必有一日，學童之史詩，咏俄羅斯勢力之伸漲。讀大史家聖西門 Saint-Simon所著法蘭西王政之史，知不及兩世紀前，彼手創俄羅斯帝國者，雖求斐色爾朝廷 The Court of Versailles之禮遇而不可得。路易十四世並不屈尊接彼半亞細亞人野蠻之酋長。孰意今日路易十四世之後人，乃謀與大彼得之子孫相友善；且法國農民之儲金，用以開發穆企克 Moujik 俄國國家之富源者，竟不知其幾

萬萬耶。俄國政府之遠圖，雖有時被阻，其人民之發達，則無力足以阻之。俄皇治下，無一事一物不極其大，其人民所受之災禍亦如之，有時足令旁觀者爲之灰心短氣。然不旋踵又見其發榮滋長，絕不久留一毫災禍之痕迹。戰爭，飢荒，疾疫，紛至迭乘，帝國之人口，仍年增二百萬，其數得蘇格蘭人口全數之半；其土地新開以營農工業者，年必數千方哩。一九〇五年，著者旅行俄境，遍東西南北諸部，見當時全國從事於生死存亡之奮鬥，政治上與社會上之組織，勢且全部瓦解。越五載，著者重遊故地，藉觀大變以來之狀況，則彼龐然大物之創痛，早已完全康復。國用雖仍多妄濫，國庫則不復空虛。工商日見繁盛，無處非豐樂之景象矣。

且俄國之進步，非限於經濟政治兩方面已也。其道德上與知識上進步之大，亦未嘗稍讓。五十年前，俄民百分之九十九，沉淪於愚昧中，百分之九十，居奴隸之地位。乃亞歷山大二世一紙詔書，所成就者，等於西方諸國宗教與革命千年之力。今距釋奴之日，不及兩世，俄羅斯於文藝上，於人類高尚事業上，多已赫然顯頭角。繪畫家產一韋業沙敬 Verestchagine。科學家產一孟德烈夫 Mendeleff。音樂家產一蔡格夫斯基 Tchaikovsky。哲學家產一索羅維我夫 Solovieff。而文學界所出之傳人，尤指不勝屈，其解釋人生，闡發美感，莫不蹊徑獨闢，而生面別開也。

吾今將取俄國文學界傳人之一，爲之作傳，並批評之。托爾斯泰者，俄國最大之文豪，且最可爲模範，最足爲代表之俄國文豪也。莎士比亞 Shakespeare 爲英人之代表。但Dante 葛脫 Goethe 爲意大利德意志兩國民之懷書。托爾斯泰則爲一億五千萬語言不清俄人之代言人。俄國之國魂，俄人之性情，彼最能使

吾人了解之。俄國文學有裨於世界之處，彼亦能使吾人實認之。

托爾斯泰天才上特點甚多，傳者於此，尙不得一一具論。且開宗明義時固亦未可即露全書之歸結。惟其爲人與其著作，有數端頗足爲俄國思想之代表，不可不先爲指出，俾讀者知所注意焉。

其首足以驚人者，爲其至高之獨創性。托爾斯泰絕不爲舊說慣例所拘。無論所關涉者，在莎士比亞，在「聖書」，在法蘭西革命，抑在理想的社會主義，決不因世之所共信而信之。此種絕對的獨創性，實乃俄國思想所特具。西方之人，對於其民族精神上與知識上所受古昔之大遺傳，無論自覺與否，常必受其拘束。如羅馬教，意大利之文藝復興，路易十四世之王政等，其所有傳說，雖思想革命大家，亦不免無形受其影響。福祿特爾 Voltaire 不信舊說與古典，而信古希臘羅馬文藝上三大統一之法則 Three Classical Unities。但登丹龍 Danton 與羅拔士 Robespierre 不信國王神聖不可侵犯，而信其所醉心之希臘羅馬共和政理。與蒲魯特 Plutarch 所傳之英雄。凡若此者，咸非俄國人之所知所能也。俄國無陳陳歷史之壓迫。俄皇之領土，新土也，其所含屍燼，未嘗有五十世。羅馬平原數方哩中之歷史，多於俄國平原數十萬方哩。俄羅斯人之思想，不注於既往，而注於將來。故其模範人物托爾斯泰有如彼大雄無畏之氣概，推倒古今之膽識，與開拓百世之心胸，使吾人景慕而不能已。

托爾斯泰最堅執之哲學思想，爲其消極抵抗之說。此亦俄人特具之思想也。俄人常處憂患，遂深習東方人任運俟命之說，而於基督教忍順之旨，亦不相遠。凡不能免之患害，俄人能恬然受之；若無可生之道，則求一

托爾斯泰傳

當一死。蓋皆知堅忍無畏，與命爲仇者也。

托爾斯泰不崇拜英雄。著作家否認偉人之勢力能始終不變者，當推之爲第一。其與英人Carlyle思想多同，所不同之要點即在此：其主張平民主義之堅，爲凡著作家所不能及。然若是反對崇拜英雄，破壞世界之偶像，又係俄國人特具之思想也。蓋俄國人生而爲平民，生而爲社會主義中人。密爾（Mil）社會者，俄國特有之制度也。其農民生息於此社會主義之小共和國中，已不知其幾世。在俄國，人之價值甚輕，惟賴多數團結，通力合作，始可釋其生活上之困難。俄領大平原中，地勢無高低，其社會狀況之平等亦如之；貴族者，朝廷之貴族，俄皇宮闈之附屬品而已。俄國不似英國與普魯士有獨立之貴族。法律上家子無嗣業之特權。親王固甚多，加力特沁（Galitzine）親王三百人，特羅伯滋格（Troubetskoy）親王二百人，然並無政權，悉在皇帝之前，受同一之待遇。

托爾斯泰之無政府主義，亦斯拉夫思想之特點；斯拉夫人歷來缺乏政治能力，皇帝之得以專制，主因即在俄民之不能自治。人民之政治理想，仍不外父權的族長政治，以鄉村的社會主義調節之而已。

托爾斯泰對女子之論調，如「克羅澤索奈他」（Kreutzer Sonata）書中所見，在西方人觀之，未有不驚其思想之奇特者，而其實亦不過其民族現狀中之一映像。蓋在俄國，東方思想之勢力，猶縣縣未絕。且其希臘教會又尊崇絕慾主義，結婚之教士，僅居末職，高位惟獨身僧侶始得享之。

讀托爾斯泰之著作，可知俄民受賜於文學者安在。俄國文學在人類思想史上，有非他國文學所可比者；

俄國文學，蓋俠烈的文學也。俄國文人爲理想家，且爲實行家。有醫魂之妙術，具使徒之魔力。十九世紀俄國之書籍，恰與十八世紀法國之書籍同，乃政治上社會上佈散自由唯一之利器。而俄國書籍尤能代報紙，代牧師之講壇，代議士之演席。因皇帝專制之下，報紙莫不鉗口，教會惟自賣以偷生，而杜冒 Duma 俄國一物，當時又尚未產出故也。

俄國文人之傳記，最淒涼可悲，最少變化。然亦最足以動人，最富於光榮。人人身世中，幾皆顯然有一類似之點，即以身殉道，皆視爲當然，是也。勞的斯哲夫 Radischev 者，首敢攻擊田奴制度之一人也，加他隣放之於西伯利亞，迫而自殺。博施金 Poushkin 與婁滿脫夫 Lermontof 決鬪而死。葛利博達夫 Griboied of 死於暗殺。畢令斯基 Bielski 者，俄國最大之批評家也，索羅維我夫者，最大之哲學家也，周哲夫 Tolstoy 者，最大之小說家也，皆因不勝氣候之酷寒而早死。侯岑 Herzen 薩爾梯柯夫 Salikov 周烈哲夫斯基 Tolernitchevsky 克魯巴金 Kropotkin 皆放流於外。多斯脫夫斯基 Dostoevski 受罰爲苦工，大好之光陰，度於「死人之家」 The House of the Dead 多斯脫夫斯基所著書之一 中。蒲勒琪夫 Pleschev 裴薩勒夫 Pisarev 戈奇 Maxim Gorki 皆久爲獄中囚。凡俄羅斯文人莫不受警吏之監視，一舉一動，咸有邏者伺其後，政府既力與爲仇，故鮮有不入困窮飢餓之境者。

惟托爾斯泰名雖附於此殉道者之籍，身處自由戰爭之漩渦中，乃得獨享榮譽，畢生實未嘗下獄一次，雖曾受淺微教會破門逐出教會之罰，蒙所謂掌教權者之威嚇，然其權已不成爲教權，且亦無若何之威力矣。

卽此幸免危害一端，亦最足見托爾斯泰天才之高，魔力之大，爲當代所重視。蓋其爲文，毫無內怯，勇猛異常，其熱誠大類先知之傳道。當改革後反動黑暗之時代，乃敢指發凡百政治之罪惡，鼓導國民反抗兵役，不守法律。俄皇治下，超然於法律以外者，托爾斯泰一人而已；雖專制之皇帝，亦親其身爲神聖不可侵犯，彼獨享自由民之權利，隻手解除俄人良心之桎梏，恢復其思想之自由；且身任俄國道德宗教之評判，並鑒別各文明國之是非者，歷時二十有餘年，顧不偉歟。

第一章 髫齡及少年

凡著作家之生平，與其著作之關係，人各不同。約可分爲二派。曰客觀派。其一身與其環境，似不相屬。適然之禍福，不足蔽其想像中之實體。詩人如莎士比亞，超然於其著作以外，儼同造物主離於所造之宇宙。讀莫爾業 Moliere 之傑作者，當不疑及此古今最大之趣詩家，曾度至可悲之身世。讀「東魁克莎德」Don Quixote 者，當不知索凡替斯 Cervantes 畢生之苦况。曰主觀派。吾人不詳悉其品性及其生平，則不能了解其著作。但丁於其所愛敬，則升之天堂，所深惡者，則幽之地獄。葛脫之詩，大抵感事而作。虞各 Victor Hugo 之詩，有與於憂患者，有著之以自見者。

托爾斯泰者，屬主觀派之著作家也。其偉大之人格，悉表於其所著之書中。其生平著作與事實相關之密，爲古今所罕見。雖當馳騁文思之際，亦不純作空想。言必有物，或一身所經歷，或一心所感觸。其入手著書，卽自作傳記，爲多數著作家所不肯爲，而老年所著之「懺悔」Confession 直將「己之肺肝」和盤托出，實非偶

然也。凡其著作，無不含自傳之性質。各書之主人翁，如伊爾屯尼夫 Irtenief 鄂崙玲 Olenine 聶乞魯多夫 Necljudof 賴文 Levine 畢索可夫 Bezoukhnof 等，皆其一己之化身。各書中所敘他人之事，莫不與其己身有直接之關係。「雷德」 Raid 「哥薩克」 The Cossacks 「綏凡斯脫波爾戰場雜記」 Cevastopol War Sketche 等書，爲高加索與克里米兩地經驗之產。「家庭樂」 Family Happiness 敘其少年時情場中之一事，並表其對於情愛與婚姻之意見。書中主人翁既求婚後，乃將少年狂放時之惡行，縷書不諱，授所愛以自懺。此事托爾斯泰於「家庭樂」出版三年後，向索利亞柏斯 Sonia Behrs 女士求婚時，實嘗親自爲之。卽「戰爭與和平」 War and Peace 一書，亦可作托爾斯泰之家乘觀。其中老樂斯脫夫 Elder Rostof 卽托爾斯泰之祖，小樂斯脫夫 Younger Rostof 卽其父，索利亞 Sonia 卽其養母達善娜 Tatiana 嘗兩次拒其父之婚者。拿特沙樂斯脫夫 Natascha Rostof 卽其姨達善娜 柏斯 Tatiana Behrs。畢索可夫與賴文皆托爾斯泰用以自狀。賴文之兄死，卽托爾斯泰兄的來特利 Dimitri 之死。「復活」 Resurrection 書中聶乞魯多夫之奇特行動，論者謂依心理未必能有者，其實卽到的米特利生平留於其乃弟心中之一記念的米特利妾一娼，與聶乞魯多夫同也。「戰爭與和平」 「薄命女」 Anna Karenina 「病魔」 The Death of Ivan Ilyitch 等書中所寫醫病之事，「克羅澤索奈他」中攻擊醫家之不遺餘力，皆表其深恨庸醫之害人，雖根於哲學思想，亦所以報復生平所受醫家之痛苦也。故作托爾斯泰傳，自始至終，皆無異爲其著作另下註釋。其自狀之實，自悔之多，皆可稱獨一無二。近世著

作家實行蘇格拉底之「自省」"Know thyself"。無如托爾斯泰之貫徹者。惟其將爲世間最無私之人。故其畢生最富於自尊心，最強於內省力。其視自省之學，最可爲，而亦最有價值。何以最可爲？以研究之材料，反躬即是故。何以最有價值？以其所研究者，能達於根本的實體，深造人心之奧秘故。自其年甚少時，即作日記，爲之共六十五年。惟中間著大部小說時，稍一開斷。若全付刊，當不下四十大冊。是則托爾斯泰之著作，誠足當卜律克雷 Bruckner 所謂「世界各國語中，最堪傳諸久遠之自傳」而無愧矣。

托爾斯泰幼年時代之大事，見於其生平第一著中。其書亦一奇書也。書中事實，真假參半。其母之死，所或未能目覩者，乃詳寫之。其父之死，則缺而未紀。所敘其父之再娶實無其事。其姑達善娜爲其養母者書中竟不道及。蓋「幼年之回溯」Recollections of Childhood 所載之事，雖多不可徵實。然其幼年所吸道德宗教之空氣，則讀之者可一覽而得。伊爾屯尼夫即童年之托爾斯泰，童年托爾斯泰即成年托爾斯泰之雛形。是書表其愛卑微與愛單簡之夙性，以及其髫齡時之深遠的敬虔心。而尤有一事爲凡傳托爾斯泰者所未曾十分表明，即其所受之教養，莫非培其堅固之獨立性，並植無政府思想之根，以形成其將來哲學上最著之特色。是也。

利奧力可來維基托爾斯泰 Leo Nikolaievich Tolstoy 一八二八年生於俄國托腦省 Toula 後於其畏友透真尼夫 Turgenieff 十年。托腦位於麥斯哥維大公采地 The Grand-Duchy of Muscovy 之中心，界乎俄國天然的農林兩區域之間。其附近之右林皆用以拒韃靼人。省內凡芬蘭人，韃靼人，波蘭

人猶太人，小俄羅斯人，Little Russians 皆不可見，蓋已入古俄羅斯之腹部矣。讀俄國著作家之傳記，每見其人混合異族之雜質。博施金有黑種之血胤。透真尼夫之祖先爲韃靼人。康梯密爾 Kantemir 與高樂姆新 Karamsine 之體中有羅馬尼亞人，土耳其人，希臘人之原質。而托爾斯泰則爲純粹之俄羅斯人。其成年時，俄國著作家可分兩派，曰保守的斯拉夫非爾派 Slavophiles 或國民派，曰進步的薩巴尼基派 Zapata Tsiki 或西方派。托爾斯泰實心許舊派俄羅斯人及斯拉夫非爾派者。著者猶憶一九〇五年訪之之時，其臨別一言曰，「足下欲解俄羅斯之國情，不可不讀吾斯拉夫非爾派之大著。」

托爾斯泰生於鄉間，距比隣之市鎮甚遠，此亦吾人當注意者。其思想之新鮮獨創，實受村野教育之賜。若染城市生活之習慣，恐不能復存此性矣。其哲學之根基，賴此而植者尤多。其以近世科學工藝之發達，爲人類苦惱之源，必返於農田，始有解脫，與英人勒斯金 Ruskin 所見相同。以爲必生活於鄉村中，與自然爲親密之交際，人生始有健康與幸福。今日之所謂文明，常不離城市生活之範圍，故托爾斯泰深惡文明，直視爲人類一種之疾病。

又有當注意者，托爾斯泰生而享有祖宗之遺業，其精神畢生寓於一定之所在。身居堯斯老耀波力安那 Tsarskaya Polyana 者八十年。卽少年放蕩時敗子回頭亦時時返其故居。今日言堯斯老耀波力安那者，必憶及托爾斯泰，二者之相關，有如魏脈 Weimar 之於葛脫，雅伯斯福 Abbotsford 之於司各德，Walter Scott 堯斯老耀波力安那涵義爲黑暗森林中光明之路。當俄羅斯政治反動黑暗之時代，惟此間有托爾

斯泰之信徒，自世界各處，時時來瞻道貌，聆教訓，地名一若因人而副其實，斯亦奇已。

就家世言，托爾斯泰屬俄國之上流社會。某世祖彼得托爾斯泰，乃大彼得之朝臣，曾充君士但丁大使，封伯爵。伯爵者，自德國傳來之封號也。當俄國擾攘之世，大臣身世，牽變遷無定，伯爵終至罷官黜爵，身流索羅維慈寺 Solovetz Monastery，死於北冰洋冰雪中。迨其曾孫伊利亞托爾斯泰 Elias Tolstoy，始蒙恩復爵。是爲文豪托爾斯泰之祖。娶哥沙柯夫王女 Princess Gortschakof，以族望得爲加桑 Kazan 民政長。裕達大度，不免奢縱，晚年至於破產。「戰爭與和平」中老樂斯脫夫之爲人，實無以異之。其子尼古拉斯托爾斯泰 Nicholas Tolstoy，嘗從軍於拿破崙之戰，相傳其年十六未入軍時，父母暗令與一農女通，以爲保少年之健康，此爲必要。生一子，其後托爾斯泰嘗自寫其對此私生兄之奇感曰：「此亦吾兄也。其貌絕類吾。而窮困無聊，常登門乞家人之周濟，得十數盧布，則感激不已。」吾人欲了然於托爾斯泰自幼至長周圍之情況，此類故實，固亦不可不知者。迨拿破崙戰役告終，尼古拉斯以大佐乞休歸，見家道已落，母妹待養，遂謀恢復家業，而娶王女瑪麗賀孔斯基 Princess Marie Volkonsky。「戰爭與和平」中小樂斯脫夫所爲，與之適同。女家富而貌姣，且已屆中年。其母爲特羅伯滋楷王女。其父乃加他隣朝大將，爲人剛毅，「戰爭與和平」中博孔斯基親王 Prince Bolkonsky，適爲之寫照。因瑪麗之力，堯斯老耀波力安那之產，遂復歸托爾斯泰家執業。

如上所述，托爾斯泰實生而與俄國二三權門有關。其家雖中落，然適足使之享華貴之幸福，而不染富豪

之惡習。雖其老年自恨一家所享之特權，至欲自棄其封號，然其初生時之地位，實大有利於其人格之養成，可無疑者。其人生觀之遠大，獨立心之堅強，自信力之雄偉，莫不受賜於此。至於經驗之廣，修養機會之多，固惟處境安逸，置身上流方可致之也。

吾人尤須知托爾斯泰家男女世傳之家法，皆反對政治，主張自立。其外家有一人，嘗預十二月黨 Decembrists 之亂。謀。事在一八二五年十二月尼古拉一世位時。此等教訓，子孫實世世謹守不敢忘。

吾人欲想像俄國釋奴以前，鄉居貴人之生活狀況，頗不易易。直似自推己身，遠過中古之時代，入於有史以前之事物。凡鄉居貴人，為一家專制之首長。對於奴隸，有無限之權威，其政治之仁暴，只視其人之品性。主人為善人，則其去活單簡有古風，如和美詩中之所咏。其奴隸之地位，亦當遠勝於今日資本時代工場之奴隸。托爾斯泰家奴隸與主人至富於恩愛。「幼年之回溯」中，最受讀者愛敬之人物，乃一奴隸，此深堪注意者也。

夫以一俄國之貴人，長留其田產中，歷二三世，不遷其居，此種境地中，必有一種親愛之魔力，其能範鑄人之品性，必過於尋常之境地。俄國貴人邸宅中，不假外求之生活，最能啟發家庭之情愛，法國家庭，固不能及，英國尤去之遠甚。此點吾人必須謹記。蓋托爾斯泰之文學，有一最要之特質，為批評家所未嘗十分重視，即其所著諸大部小說，其結構之單位，不為個人而為家族是也。「戰爭與和平」「薄命女」兩書，均可作家族史觀。其中所敘，皆樂斯脫夫博孔斯基賴文諸家之故實也。

就他方面言，當釋奴以前，獨立自足之家庭生活，必使政治思想，逐漸消滅。不復知身為國家一分子，對公